

开展海外能源合作，确保中国石油供应*

钱学文 李焕民

摘 要：中国的石油需求增长迅速已成为世界性共识。在国内资源条件不理想的情况下，中国的最佳选择是，积极开展海外能源合作，以确保石油供应。各种因素表明，中东产油国应是中国的首选合作方。在开展海外能源合作，与一些主要的石油生产国或石油输出国互动时，既要重视提高海外能源运输的安全系数，也应以积极、友善的姿态，与周边邻国合作，构建亚洲石油供应保障体系。

关键词：中国安全；中东；石油供应；海外利益；能源合作

作者简介：钱学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李焕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07级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4-0031-07

中图分类号：F37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并受教育部“211”三期工程、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2009年在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已经过半，但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并不因有关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而有所减缓，约6.7%的石油消费年增长率使不少专家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前景充满忧虑。对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不仅国内的业内人士关心，国际上的一些能源机构及其研究人员也十分关注，因为不管承认与否，国际石油市场已经到了中国一打喷嚏，全球就感冒的时候。

一、国外对中国能源需求的估计

2009年5月，阿联酋国家石油集团执行经理侯赛因·苏尔坦在中东石油天然气会议期间表示：石油需求增长迅猛应归功于中国的工业发展，预计到2020年国际石油市场的需求将从现在的8400万桶/日增至12000万桶/日。北美的石油进口量将增加1/3，中国翻倍，欧盟增加92%。中国人口超过12亿，现在美国人均消费石油25桶/日，中国人均消费1.3桶/日都不到，因此中国的石油需求必将有惊人的增长。近年来，中国在中东石油生产领域很活跃。从伊朗到苏丹，中国已成为中东石油生产的重要力量，应允许中国进入中东市场，在遵守相关法律或规定的条件下，合理合法地开展能源合作。^[1]

美国一家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到2025年，中国仅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就将增至600万桶/日，

合3亿吨/年。为此,中国的石油企业加快了与中东石油生产国寻求可能的双边合作与协调的步伐。与西方的石油公司相比,中国的石油企业开展业务更显自由,受各种现行法律或协议书束缚较少。该国际研究中心还认为,在逻辑上,中国和美国都将是石油合作(特别是中东石油合作)的赢家,只要中国在解决地区冲突中,支持美国的中东政策,就存在巨大的利益。然而事实上,如同其他世界大国一样,中国也看不清美国的中东政策。因此,只要伊拉克战争、伊朗核危机等僵持下去,中美之间就会继续关于能源合作的话题。而在此期间,中国也将会同所有的石油生产国或输出国进行石油贸易。^[2]

印度石油部长在不久前召开的由北亚和中亚石油生产国(俄罗斯、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亚洲主要石油消费国(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参加的部长会议上称:现在亚洲的石油消费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40%,2008年的石油需求增长指数达5%,而全世界的增长指数仅3%;中国进口石油达550万桶/日,占世界进口石油总量的7%。^[3]

以上源自国外的对中国能源需求的估计,基本印证了国内专家学者的普遍看法和预测。中国面临的能源供应形势非常严峻,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应对。

二、开展海外能源合作,确保石油供应

当前,中国的能源供应形势迫使中国石油企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强与石油生产国或输出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但是,油气资源在地域上的分布不均衡,决定了只有国际化才能实现油气资源的世界性最佳配置。近几年,世界油气资源出现新的供需变化和再配置的局面,对中国石油企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积极参与国外油气资源开发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为中国石油企业进入国外油气资源勘探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油气资源国的开放政策,为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不断做大做强,提供了契机。

中国对国外石油资源的利用,除了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期货或现货贸易外,也包括在勘探、开采等领域与外资进行合作。很多合作项目都采取“份额油”的方式。这样做既能保证拿到实物,石油进口量也不至于受油价波动的太大影响。这些份额油,可以有效抵消高油价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稳定国内石化工业的发展。但由于中国缺乏必要的战略石油储备能力,对石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还较差。随着以后进口石油数量的增加和国际市场油价的波动,进口石油资源的安全性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可见,寻求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让中国的石油企业走向世界,全面开展海外能源合作。

中国石油企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积极开展海外能源合作。“走出去”采油优先于买油,要利用已有技术和资金到国外采油,参与他国油气资源的开发,实现石油供应的多元化,规避石油资源过于集中和油价波动带来的风险。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不断加快,同海外油源的合作范围已扩展到中亚的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东南亚的印尼、缅甸,中东的伊朗、阿曼、利比亚、苏丹和中南美洲委内瑞拉等地。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世界能源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油市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世界石油业步入了一个微妙的势力重划阶段。中国政府与中国石油企业应全面掌握并精妙运用国际游戏规则,仔细研究并充分利用复杂的国际关系,寻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无论眼前与未来,随着我国国内石油缺口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必须不断加强国际间的油气开发合作力度。

三、中东产油国——开展能源合作的首选目标

根据中国石油面临的国际国内供求形势，无论愿意与否，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都会呈现出外向型特征。如今，国内的油气资源条件不理想已成共识。其实，即使条件无忧，用长远的战略眼光看，仍应心怀忧患意识，确立起细水长流的思想。在对外合作层面上，对于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直面国际博弈，参与国际油气资源的合作开发，政府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战略方面的指导，多给予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和支持，还应不断加强开展能源外交的力度和“硬”度。合理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首选之道是通过国际合作搞油气开发，其次才是通过国际石油市场进口原油。在开展海外能源合作方面，考虑到中国与中东主要产油国之间的特殊传统关系，至少在当前及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东应是中国石油企业参与油气开发的战略首选地区。

目前，中国的海外能源合作主要集中在大中东地区（西亚北非），约占中国进口石油总量的一半以上。由于中东地区历来是世界上政治局势动荡、突发事件频发、充满不稳定因素的地区，因此其安全性引起了不少专家和学者的忧虑。但是，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石油供应短缺对于中国经济的安全运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能充分预见。中国的石油安全供应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中国政府乃至中国的石油企业必须认真面对，采取积极有效的石油战略，广泛参与国际石油领域的开发合作，以确保中国海外石油供应安全。^[4]

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为世界之最，2008年其探明剩余石油储量约占全球总量的60.43%，达1111.0729亿吨；原油产量约占全球的37.62%，达13.7256亿吨；石油出口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这一地区油气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石油地质条件好，该地区许多国家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现已是中国境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主要目标区。中亚里海地区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该地区油气开发程度相对较低，但发展潜力大。在地缘上，与中国接壤或近邻，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有着良好而现实的基础。环里海国家之一的俄罗斯油气资源丰富，是世界第一天然气大国，第七石油大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举足轻重。中俄之间具有良好的地缘条件和外交关系，中国进入俄罗斯开发油气资源享有天时地利之便。非洲和拉美地区勘探程度较低，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中国已在苏丹、委内瑞拉等国拓展了发展空间，取得了可观的份额油，继续在这些地区进行勘探开发，实现有效的扩展，可以巩固中国在北非、南美的战略性成果。

从中国石油企业开展海外油气开发合作的实践看，由于中国与中东产油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加之石油安全在中国能源安全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与作用，中东油气资源的优势地位凸现，中东地区因而成为双方石油企业利用各自的相对优势，开拓互利市场和资源交换的重要舞台。中国石油企业充分利用中国与中东产油的传统友好关系优势，积极开展油气合作，寻求双赢的举措，既符合国际“新资源安全观”^[5]，也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在中东产油国中，伊朗距我国大西北较近，且剩余探明石油储量极其丰富，近几年新发现的石油储量大大超过已开采的产量。据美国《油气杂志》最新公布的数字称，伊朗石油储量约为186.5亿吨，年产量约2亿吨，^[6]其中大量供出口。近年来伊朗因核危机，深陷困境。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越来越强，制裁措施也越来越严厉。在伊朗的这场核危机中，中国政府应持何种态度，采取何种政策至关重要。伊朗是中国石油企业较早“走进”参与油气开发合作的国家，中国的石油企业已在伊朗的石油勘探和开发领域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拥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当前，进一步加强中国石油企业在中东产油国的国际油气合作，是历史性机遇，也是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

下，中国政府和石油企业应以合作的态度求发展，同世界各国一起在合作与协调中共建和谐世界。总之，加强对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朗、阿富汗反恐斗争的支持与投入，加强中国石油企业对伊朗以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等石油储产量大国的合作开发，把中国的大西北地区建成我国的反恐反民族分裂基地和战略油气储备基地，既有利于我国大西北的发展和稳定，也有利于我国的石油供应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重视提高海外能源运输安全系数

在当今世界，石油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它既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也是重要的军事、外交、战略资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石油作为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极不均衡，不仅如此，还常常被一些国际生产组织所垄断和操纵。国际上，由争夺石油资源引发的国际矛盾和纷争是经常发生的。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自身的石油储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石油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影响因素。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对海外能源的需求增长非常迅猛，但是其中的不安全性和不稳定性也十分突出。因此，提高海外能源供应的安全系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石油供应安全与石油进口依赖程度之间的关系是，依赖程度越大，供应风险就越高。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起，世界各国围绕石油资源的地缘争夺愈演愈烈，事实证明，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往往伴随着政治上的严重动荡。在中东、非洲和拉美，那些盛产石油的国家经常处于局势不稳定的状态。进入 21 世纪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能源消费大国一边加紧对全球石油资源的争夺，抢占全球石油地缘战略重要支点；一边强化石油领域的区域合作，加快全球石油资源的开发，全面推进其全球石油战略布局。世界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客观上又加剧了一些产油国的局势动荡。在世界石油市场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产油国或地区局势的动荡逐渐成为中国海外石油供应安全的一大隐患。另外，中国与其他大国围绕海外石油供应的竞争也在日益加剧，这也增加了中国海外石油供应的不安全系数，如中日之间围绕俄罗斯石油管道走向的竞争就是一例。

中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都是以海运的方式运抵中国的，途中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海上咽喉要道。对于这些海上通道，中国缺乏控制力，因而在这些航线上的海外石油运输极易受制于人。为迎接能源运输方面的挑战，中国需要致力于整合现有的油轮运输业，使之与石油进口企业组建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避免不必要的脱节和错位。总之，石油运输安全作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一部分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据报道，目前乃至不久的将来，要完成中国的海外石油运输任务，中国需要再配置 50 条以上的超级油轮。^[7]

要提高中国的海外能源供应安全系数，应特别重视并落实好以下两点：

第一，以长远的战略眼光认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用切实有效的战略措施维护中国的海外能源供应和运输安全。

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战略措施。一方面，中国的能源安全不能关起门来自我实现，而是要积极“走出去”，“抢滩”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有利位置，在与石油生产国的合作中实现自己的能源战略利益。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西方国家的跨国石油公司已捷足先登，抢先一步；中国的石油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困难重重，处处面临“项目难找，关系难搞，安全难保”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考量以往“走出去”的

经验，创出新模式，走出一条和过去殖民主义全然不同的道路。^[8]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和海权论角度出发，中国应加强现代海军建设，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维护中国的海外石油供应和运输线路安全。

第二，把“走出去”战略和“多元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在世界能源新格局的建构过程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和中国能源安全的快捷、有效实现。

“走出去”战略始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能源安全战略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从长远的发展角度出发，为确保中国在 21 世纪的崛起过程中拥有足够的战略能源储备和长期、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与此相应的还有“多元化”战略。所谓“多元化”战略，就是要把石油来源地多元化、石油生产及种类多元化和石油战略结构多元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迎接能源供应方面的挑战，中国既要同中东、非洲地区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帮助维护该地区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又要同俄罗斯、中亚里海地区建立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发展实质性的经贸交流。

五、与世界各地的能源合作

当前，能源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关乎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的全球性问题。首先，几乎所有的石油净进口国，不论是强国大国，如美国、日本、中国，还是中小国家，如以色列、韩国等，都面临着能否以合理的价格稳定地获得足够石油的问题。因此，石油安全是集体安全，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安全。只不过正在和平崛起中的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显得更为紧迫。^[4]在当今世界，能源安全问题不能脱离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内实现，而是要在双边或多边机制下通过积极有效的合作予以解决，在各参与方的利益整体平衡、相互交融中得以实现。此外，能源安全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问题。^[9]事实证明，合作已成为 21 世纪世界能源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最佳选择。因此，中国在角逐海外能源利益的过程中，始终以和平、合作、发展为宗旨，通过能源合作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尽量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国际纠纷和冲突。

对于中东这一既是“世界油库”又是世界最动荡的重要战略区域，中国的能源政策既要积极进取，又要客观实际、统筹兼顾。既要避免与世界霸主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发生正面冲突，又要兼顾利益关系平衡，寻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利益追求已经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忧虑，甚至影响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处理与中东地区产油国的关系时，要避免因为宗教、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影响双方的长期友好合作。中国应对中东能源供应进行正确的战略定位，积极推进双边能源合作机制的建设，争取更大的战略利益和中东油气的长期稳定供应。

在与中东产油国加强能源合作的同时，中国也应积极开展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合作。在非洲，中非传统友好是中国获得稳定能源供应的保证。在苏丹、尼日利亚等重要产油国，中国已经获得重要的能源供应。但是，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石油勘探、开发常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人权、支持独裁为借口的干扰、破坏，对此，中国应在秉承中非传统友好的基础上，与其他世界大国加强合作，努力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关切，以实现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利益稳定发展。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能源合作，也有一定的优势。首先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次是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能源出口国。近年来，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输出也稳步

增加。因此，进一步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大力发展中俄经贸、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合作是 21 世纪中俄关系的重要环节。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与中亚五国的能源合作也是中国中亚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对中国有着传统的能源供应，也是中国海外能源供应的重要战略区域。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能源战略也受到两个方面的困扰：一是东南亚国家为中国崛起忧虑。“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占有相当的市场，因此，首先要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以确保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能源利益。其次与东南亚重要能源生产国开展实质性的互利合作，积极推进中国—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以发挥中国对亚太经济“稳定器”作用的方式，重获某些“离心”国家的信任和信心；二是美日联盟的“封锁”有增无减。东南亚不仅是中国海外能源的重要供应地，而且是中国从中东、非洲进口石油的重要战略通道。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出于防备中国崛起的心理需要，美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某些国家不断强化它们的战略同盟关系，以确保对中国的“海上封锁”持续有效。因此，“打通”亚太方向对中国的海外能源利益有着双重的战略作用，不但能就近获得重要的海外能源供应，而且可以确保中国海外能源供应运输通道的战略安全。

六、构建亚洲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本着合作的态度与精神，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能源生产方面已逐渐转向相互合作和理解，计划共同组织南亚和东亚的能源市场，建立石油天然气供应保障体系，以便在勘探、生产、炼油等领域共同投资，满足石油供应。这是个新计划，虽然近期受石油价格持续高位的影响，中印两国的国内产量有所下降，但国内的能源需求仍持续增长。促使中印两国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都不希望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使第三方渔利。

过去称中印关系为潜在的竞争关系，其实彼此间的竞争早已不是秘密，除了众所周知的竞争以外，中印之间在安哥拉、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厄瓜多尔、伊朗、缅甸等国的石油开发方面，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中印之间的成功合作最初表现在开发利用苏丹的石油天然气方面，后来逐步扩大合作范围，以此取代彼此间的竞争。在投资方面，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自 2000 年起，中国在海外石油领域的投资已达 400 亿美元，印度仅 35 亿美元；在石油储量方面，中国拥有 180 亿桶（合 25 亿吨）石油储量，印度仅 50 亿桶石油储量。中国与印度合作的原因之一，中国想把进口石油通过一条新的海路运回国内，这条海路经过印度的南海岸和东海岸到达缅甸的海港，然后通过输油管线，从陆上运回国内。这条线路可以取代现行的更长、更拥堵、更不安全的马六甲海路。实现这一目标，无疑需要印度方面更多的理解和合作。

构建亚洲能源供应保障体系的计划得到了亚洲第 4 石油消费大国韩国的支持，韩国代理石油部长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建立亚洲石油产、供、运一体化中心的计划。日本对此也持积极态度，认为建立地区石油安全体系是一种进步，对亚洲石油天然气生产进行联合投资和贸易很重要，有利于保障石油供给、稳定相关工业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该体系应是充满活力的，灵活的，应具有能够应对各种紧急变化并保持生态环境等特点。由于意见比较一致，因此这一建立亚洲石油供应保障体系的构想，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实现。

当前，中国的能源战略已经成为影响 21 世纪亚洲乃至世界地缘政治平衡的重要因素。^[9]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紧推进国家石油安全供应体系建设，

加快完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建设,努力实现海外石油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与此同时,在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变革中要有所作为,争取在世界能源分配格局的重新构建过程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战略地位,在和平、发展、合作的和谐世界理念引导下,通过合作实现国家能源战略利益的最大化,为国家的持续发展和顺利崛起提供长期、安全、稳定的海外能源供应保障。

总而言之,开展以中东产油国为主的海外能源合作,既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世界能源市场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能源战略利益相互交融的背景下,中国的能源安全供应问题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是根本出路。^[10]

[参考文献]

- [1] 中东石油对中国的重要作用[EB/OL]. [2005-08-06].
<http://www.aawsat.com/details.asp?section=6&article=292038&issueno=9626>.
- [2] 中国想方设法保障能源进口[EB/OL]. [2006-10-26].
<http://www.icaws.org/site//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6545&mode=&order=0&thold=0>.
- [3] 阿卜杜拉·迈代尼. 建立中印主导下的亚洲石油体系[EB/OL]. [2006-02-16].
http://www.mettransparent.com/old/texts/abdullah_elmadani_asian_giants_can_create_a_new_energy_order_arabic.htm.
- [4] 舒先林,阎高程.石油: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与国际战略[J].石油化工技术经济,2004(3).
- [5] 安蓓.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符合国际“新资源安全观”[EB/OL]. [2005-09-24].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9/23/content_3532900.htm.
- [6] 梁刚.2008年世界石油探明储产量及在产油井数[J].国际石油经济,2009(1).
- [7] 宜班.中国需增50艘超级油轮[N].中国化工报,2006-08-15.
- [8] 曾兴球.认清市场发展趋势 把握市场竞争主动权[N].中国石油报,2007-08-24.
- [9] 门洪华.确保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意义[J].太平洋学报,2005(1).
- [10] 杨元华.从石油时代走向后石油时代[J].党政论坛,2006(2).

Carrying Out Overseas Energy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China's Oil Supply Security System

QIAN Xuewen & LI Huanmin

Abstract China's rapid growth in oil demand has become a world-wide consensus. Due to the lack of domestic resources, the best choice for China is active in overseas energy cooperation to ensure oil supply. Considering a variety of factors, the Middle East oil-producing countries should be the primary choice for China's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Energy cooperation abroad with a number of major oil-producing countries or the oil-exporting countries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raising the safety factor of energy transport. With a positive and friendly attitude, China should cooperate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build Asia's oil supply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China's Security; Middle East Oil; Overseas Interest; Energy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 孙德刚)